

#42
3/11/12

奇 父

汪 玉 岑 著

奇 父

汪 玉 岑 著

獻 給

亡師 錢朔異 先生

115681

序

開門見山。

玉岑之詩以音節勝；如洞簫，如鐵笛，掩抑嗚咽，一往情深，使聞之者低回而不能已；如吳儂絮語，軟綿綿，膩緻緻，有一搭，嚙一搭，若高，若低，似有聲，似無聲，却能聲聲打動人的耳鼓，震動人的心弦。其清澈處如玉磬；

其嘹亮處如鶴之鳴於九臯。其節奏，如十七八女孩兒紅牙按拍，抑揚疾徐之間，因宜適變，眞足使‘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他用的雖是國語，然而若以吳語吟之，則清脆之致，靜穆之態，優柔溫潤之格，與頓挫之節之留於齒牙間者，似乎更爲明顯。夸父，其作風將變之兆乎？其爲音，不復如琴瑟之專一：洶湧如浙江之潮，澎湃，澎湃似地

一起而一止；如鉅鹿之戰，如昆陽之戰，鼓噪而前，奔騰而出，於雷聲風聲之中，呼聲也足以震動天地。那又須幽燕健兒之引吭悲歌，纔足以盡其淋漓奔放磅礴恣肆之致。詩人的能事，真不可以一端盡之，一格繩之。

近來的新詩多看不懂，而玉岑之詩則看得懂；近來的新詩多讀不響，而玉岑之詩則讀得響。‘新詩改罷自長吟’，我知玉

岑深有此癖習；這即是玉岑詩所以能不同凡響之故。

曲終奏雅。

玉岑之詩之長，還不盡於此。有夙根，有別才，有獨至之性，有偏詣之情，有深遠之想像，更有若即若離之人生哲理，固不僅以音節勝。何況玉岑自己說‘將開始他憧憬着的遠遊的征程’呢？何況他自視這些於大時代中撈回來的東西，

又是多麼單薄多麼脆弱的呢？
是則玉岑詩之將來的作風，已
自定於其轉變的路線中了。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我復以此
祝玉岑‘遠遊的征程’之開始。

如使將來新的結集寫定的時
候，我復願為玉岑序之。

三〇，三，一七，郭紹虞

目次

郭紹虞先生序

牽牛花	1-3
戀歌	4
自題游泳池畔小影	5
‘歸’	6
‘昨日纍纍的青葡萄’	7-8
有贈	9-10
夢之前	11
‘憶’	12-13
夜行	14
‘曉’	15
‘等候你 …’	16
火車底生命	17
百貨店巡禮	18-19
夢	20

‘撒一把鹽入淡海’	21
夜都會底花市	22-23
‘秋’的默啓	24-25
‘我羨慕’	26
無題之一	27
無題之二	28
First and Last	29-30
悼二哥	31
窗的故事	32-46
夸父	47-64
洋娃娃	65-72
後記	

牽牛花

吹醒了早春之輕夢的

你一羣穿着鑲邊的，不鑲邊的，

白色的，紫色的，粉紅色的

和天青色的制服的小號手呀！

x x x

每一個長夏底黎明，

我見你們：高高地舉起

一支蘆管形的喇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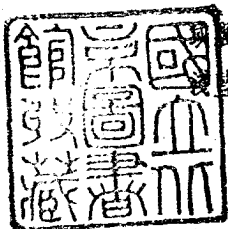
開始輕快地吹着；

吹向那一片銀灰的天空，

滿着幻異之雲的，

藍藍的天空。

x x x



莫狂喜被寵於過客，
他們將擷取你底盛珠之杯，
去貽贈不相干的人們；
有時竟帶你踏上了
遼遠得沒有名字的鄉土，
然後侮蔑地拋你在路旁。
伴那些牧羊女嬉遊吧！
當她悵望着遠天時，
常有一顆太寂寞的淚，
自明媚的眼角邊
像流星般殞落下來...
從此你別再迷戀於夜露了，
它幾時分給你一點溫情呢？

x x x

如今，春和夏已聯步而去，
並且挾走了她們歡笑的蹤影；
寂寂的曠野上遼闊無一人，
連最後一隻金色的蜜蜂

也毫不猶豫地撲翅飛開了。
唯有你，這羣寥落的，
被時光遺棄了的小號手，
（穿着襤褸的舊制服）
在那冷北風呼嘯中，
一排排，一排排垂下頭去，
依然無力地，悲涼地
吹着，吹着……

戀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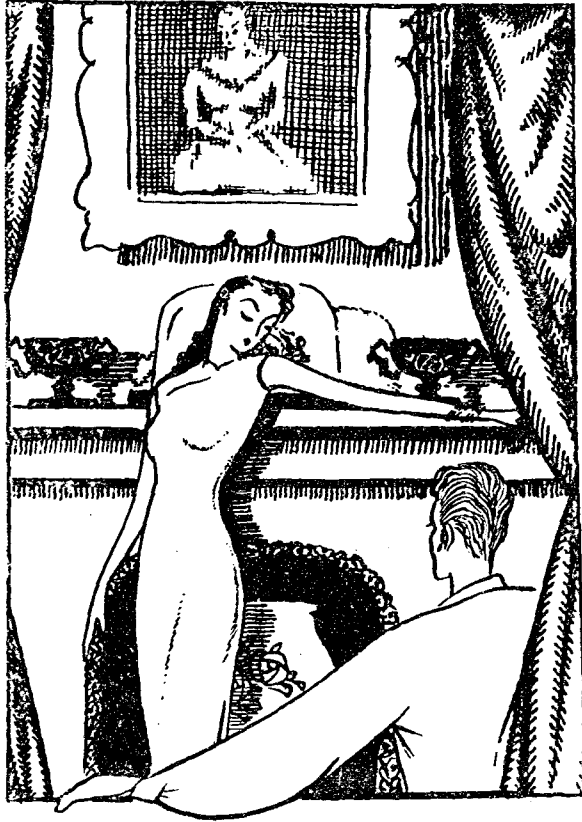
在別人面前你曾經笑過，
在別人面前你曾經泣過；
奈何你與我對面的時候，
連交換一眼也恨它太多。

x x x

如果我們是陌生的旅客，
你或許伴我去跋涉奔波；
如果我們是懷仇的敵手，
我底心願被你底劍劃破。

x x x

正因為你我孤寂的心裏，
永久點燃着青春底戀火；
從此兩人便這般地疏遠，
連交換一眼也恨它太多。



自題游泳池畔小影

讓人們以一時的沉浮爲逍遙，
像噴泉縱情地在碧波上歡跳；
看呵，那池邊俏立着的旁觀者，
對宇宙却投來了凝眸的微笑。

‘歸’

金色的日頭如故意滯留在地平綫，
飛鳥們閃動着翅膀趕過了遠林間；
旅人呀，請暫時放下那長長的鞭子吧！
你底牲口對家園正撩起無名的渴念。



‘昨日纍纍的青葡萄’

昨日纍纍的青葡萄，
釀成了今朝的紫味酒；
舊時的濃笑不見了，
華顏上描幾道深皺。

x x x

朋友，請飲乾這一杯！
（不答話的是條瘦影）
奈它永不嫌孤單，
伴我到燈熄人靜。

x x x

紅的酒裏又漾起你底臉，
你底臉保持着花之美艷
和蘋果初擷時的新鮮。

x x x

於是，顫動的朱唇
又一度長長地接吻；
唉，誰知它癡了我心！

有 贈

啊

那天
遇見你
沉思似的
迎着我走來
我心裏是冷淡
還是難言的驚異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你

有意
無意地
瞥我一眼
即低頭而去
我回憶這滋味
乃有花開時節的
歡喜，花落時的隱憂

我
不時
思念你
彷彿夢裏
泛小舟一瓣
隨碧波而起伏
忽拋上九天雲端
又沉到海底，深深的

唉
如今
誰知道
你在哪兒
也許一個人
正靜靜地倚着
窗邊向藍天發呆
告訴你：我願作白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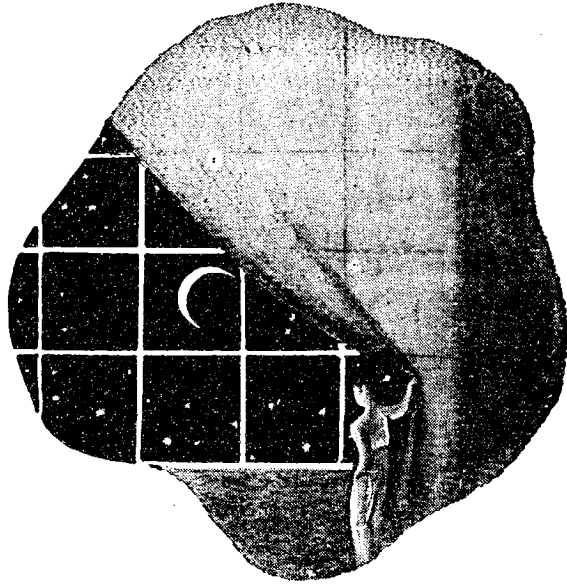
夢之前

‘睡吧！’‘安息吧！’夢又開心地在耳邊低語，
四週的無生物更一齊倒下了靜止的黯影：
於是我淒涼地吹滅了一隻垂淚的紅燭，
獨讓那花窗外三兩點星子去閃爍不定。

‘憶’

哦，我底愛者啊！自從你去了，
綠林搖墮了最後的幾片殘葉，
蟋蟀底歌唱也漸漸地低沉下去……
惟有那出沒不按時刻的半圓月，
常常捱近窗邊來窺視我底形跡。
它是你一位忠於職守的僕役嗎？
你幾時遣它來這兒探訪消息的？
於是我心頭又滋生了一絲新的願望，
暗禱着它將於回去時告知你一切；
親密而詳盡地沒有說謊和漏失，
並且低訴出我是不斷地憶念你的……

x x x



但我仍暗暗感到難言的不安和疑慮，
日子說是它底來已不止一次又一次了，
而它底行蹤却永遠這般地詭秘不測，
更始終保持着一种使人絕望的緘默。
唉，誰知道這緘默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許是恐懼那緊緊追隨着的一片黑雲，
正像用威脅的聲調禁止它說出你底音息）
是的，那黑雲終於貪婪地將它帶走，
當我有一晚獨倚在窗邊凝思着的時候。

夜 行

遠岸的燈火眯着夢寐似的眼睛，
更夫敲出了靜夜裏空寂的回聲；
一條長影子蹣跚地在替我領路，
照人鑄去的有幾點銀灰色的星。

曉
曉

‘曉’

當曉風在幽暗的森林裏騎馳，
細草上的露珠還未曾枯死；
‘是誰呢偷偷地摘盡’我問，
‘那閃出寶石般光芒的星子？’

等候你…’

等候你從一株花樹到另一株花樹，
等候你從一個季節到另一個季節；
從此怕想起那暗暗流動着的溪水，
我不再逢人說每一次銀月底圓缺。



火車底生命

火車忘記了日夜隆隆地軌上走
牠上氣也接不着下氣有如黃牛吼

前邊和後邊盡是些無窮的平行線
讓幾個鐵輪子不得不在上面留戀

要是牠生就了像袋鼠那麼壯的腿
決不會因一跳好幾丈覺得半分累

要是牠裝上了那鷓鷹似的闊翅膀
說不定還能去藍天裏自在地飛翔

如今趕一站停一站，趕一站停一站
却始終離不開這幾支灰色的電桿

旅客是卸脫了一批又載起了一批
直待到嗚嗚長鳴的汽笛斷了氣

百貨店巡禮

喂！朋友，當你剛踏進
一家五光十色的百貨店；
別忘記在那座‘糖菓機’裏面
投枚小銅元，試試你底紅運。

x x x

來吧！‘哈哈鏡’多年不見了！
你不妨照一照你最近的相貌；
是醜呢究竟是姣好？可別笑，
笑了你底臉就變了，變了...

x x x

再過去讓‘磅秤’歡迎你，請慢
磅磅那玉體，（站着肅心慌）
但千萬得提防它隨便地說謊，
別害你徒然的高興或發愁。

x x x

末了，還家時該買本日歷，
一天天撕下來，撕下來別停手；
像一個癡心人切塊小石頭
向古井，傾聽着未來的消息。

夢

白 天煩心事無法排出去，
半 夜裏噩夢永遠攔不掉；
反 正做的是一些自己的夢，
悲 哀和歡快嗎？沒有人知道。

‘撒一把鹽入淡海’

撒一把鹽入淡海，
再去喝它個痛快；
回頭別忘告訴我，
這滋味像不像‘愛’。

夜都會底花市

夜都會底眼睛在暮靄裏凝視了，
街畔依舊有闌珊的倦客徘徊；
商店前陳列着各色垂頭的鮮花，
像不耐煩於等待鑒賞者底青睞。

x x x

夜來香到夜深時是更會寂寞的，
（雖則呼吸間帶些乳白的幽香）
四週的花被燈火照來顏色慘淡，
它們還一味癡戀着朝露和金陽。

x x x

賣花者彷彿意外地憐惜花枝，
索價不昂怕辜負了名花底身份；
而那些顧客們也常肯慷慨解囊的，
因它是博得歡愛者一笑的醜贈。

x x x



朦朧裏抱回一束素心的夜來香，
悄悄地輕放在她底酣睡的枕頭；
讓它們無休止地伴同永夜絮語，
明朝再去對憔悴了的花瓣發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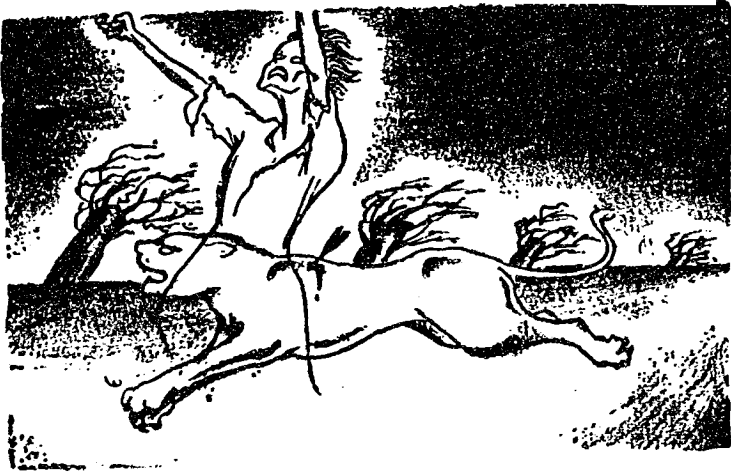
‘秋’的默啓

設
想在這兒曾有場驚怖的惡鬥吧！
我彷彿已聽到一個垂死的男子底呻吟，
和一隻正喘息着，哀鳴着的受創之獸，
向那空漠無垠的原野裏疾奔而去…

x x x

現在，一切都顯得和平面靜謐了，
清澄的溪面仍浮着藍的天，綠的垂楊，
還有那三兩叢白了頭的蘆葦倒影。
待晚陽疏疏地從繁密的樹蔭裏穿過，
一片豐美的草茵遂染上了淺的鵝黃色；
而在空氣之潛流中所有幼小的植物們
更不時往復地披拂着醉心於和諧之波動。
唔，讚美吧！大自然底沉默是可以讚美的！
況且這秋天原是一年來豐收的季節呢。

x x x



無奈我胸頭又暗暗滋長着一絲生之淒涼，
當那冷風掠過的時候，我無意間瞥見了
一株赤紅得像被血跡浸透了的小草
正站在地面上戰慄地搖擺不定...

‘我羨慕…’

我羨慕風，羨慕煙，也羨慕虹彩，
羨慕鳥，也羨慕柳絮，羨慕輕氣球，
羨慕塵埃，也羨慕黑色的蝙蝠，
甚至於那小小的蠛蠓，或一切
能超脫地面而飛騰着的東西。
但使我加倍地羨慕不已的，
却是那從古以來高懸於
蒼穹的，不可攀接的太陽，
月亮和夜夜不滅的星星呢！
每一次當我懷想到它們時，
我底眼眶遂被模糊之淚充塞了。
因為在這將要爛盡的蘋菓上，
我是個‘獨行踽踽’的旅行者呀！

無題之一

在 你那倒垂着綠藤的窗外；
我將懸一面光燦燦的寶鏡；
但它是終宵地轉動不息的，
莫待消殘時抱怨我底初心。

無題之二

在 你那滿繡百合花的枕畔，
我將描一闕多邊的少女夢；
但它是永遠地飄忽無定的，
別怪我說謊像私語的夜風。

FIRST AND LAST

啊，敬愛的姑娘，讓我們會次面吧！
再談上幾句話，不管在哪兒或哪天。
縱然這一次是彼此間最初的交談，
和你我兩個陌生人末一次的相見。

x x x

雖說我們底生命是多麼地有限，
而光陰是可貴的，但在時間底大漩渦上
你能嫌唯一的會面太浪費嗎？當我們
把幾句話祇比做幾盪無名的波浪。

x x x

在無數冗長的白晝和幽靜的昏夜，
我有如夢底漫遊者，永遠地教心神
到那些飄忽不定的國境裏徘徊；
難道這將是此生被註就了的命運？

x x x

啊，姑娘呀！不管在哪天或哪兒，
讓我們會一次面吧！到了那時候
我將以太低柔的音調來向你傾吐出
太多的煩憂，然後默默地分手...

悼 二 哥

(二哥玉麟不幸於二十九年十一月間因傷
寒症去世，哀國之餘，為賦悼歌二首。)

(一)

人們悼惜你已失掉的英姿，
青春竟不幸在頂點上消逝；
但你却勇敢地離開了人間，
將生命早付與造物主底意旨。

(二)

在生前你漠然於‘過去’和‘未來’，
不斷地追蹤那一瞬間的‘現在’；
如今我常憶記你飄忽的燦笑，
更憧憬着天國裏歡顏底永開。

窗的故事

某夜

她

輕輕地

躡着比貓兒

更軟更軟的腳步

來我窗子前

扣一下

像低聲嘆息

說是：

這窗子真有些

太寂寞

寂寞得勝過冬天

那冰花

曾經

描繪着各色之夢的

也完全騰作了

幻異的雲烟

祇殘下

一片白紙似的銀空…

朦朧裏

我遽然驚醒

想問：

那外面的探訪者是誰？

遠迢迢從哪兒來的？

但我底心頭

早已明白

她是最怕羞澀的一個

決不會

隨便地和陌生人談話

于是我

不再多說

倚着枕

沉入了黑甜之鄉。

* * *

從此
每一個
月圓月缺的夜裏
每一個
陰鬱的早晨
或明麗的
充滿着
金陽底微笑的早晨
炮永遠
無間斷地
工作於我底
鳥語細碎的窗外
無論是風風
雨雨
和一點不快意的日子
從不曾聽見炮
吐出了半句怨言
慢慢地

我看出那些
枯黃而憔悴的樹枝
抽長着無數
無數翠綠的細牙...
她又耐心地
用一架無聲的機杼
紡織着
金黃色的綫
銀色的綫
和各種色彩的綫
裝飾於樹尖上
於柔軟的枝幹間
面窗內的我
也不時
替她默默地祝福...
終於她不會
辜負了我底熱望
在那潛刻着花紋的窗口

織成了
一幅
華麗的春之圖案。

* * *

她走了
不說一聲告別
悄悄地
正同她來時
留下來的
未完成的工作
讓給了一個
笨拙而妒嫉的匠工
雖則他
日夜不息地
操作着
而又忙碌着
更不知什麼是疲倦？
但他底怪醜的相貌

却很少
被所有的
熟人們喜歡
狂雨像他底
滿頭淋漓着的汗漿
而那牛喘似的鼻息
極容易
教人們想起了風暴...
他開始將那些
散放着
濃郁之香味的
各色花朵們底綠衣
一片片
撕成粉碎...
而時來過訪的翠蝶
也被他
無情地嚴辭謝絕
他又在嫩綠的

枝葉上

厚塗着一層

深墨

深墨色的油彩

並且指揮着

沒有禮貌的長春藤

和不安份的爬山虎

任意攀進了

我底寧靜的窗裏

像是那幾個

放浪的野孩子…

一天天

我察覺出那窗子底四週

逐漸地

被繁密的濃蔭們

一重重封鎖起來…

彷彿有幾幅黑色的幕

遮擋了

一切外來的
歡欣的陽光
清幽如瀉的月色
和星子們
閃爍不定的銀光
而我遂成了
一隻
拘緊在繭裏的幼蝶
長久地渴想着
熱烈的火燄...
同時那
恐怖想念
也突然盤據了我底心靈
深怕
深怕有一朝
那綠蔭底天國
會淪作古堡似的陰森！

* * *

如今
深閉在
幽暗而窒息的窗內
我不能探首遠望
望那遼闊的
雲海
和沒有邊沿的地平線。
而那條
伸展在窗外的
長長的
潔淨的人行道
也完全讓一層
陰翳
深深地遮住了
下雨
下雪的時候
再不見
有位心愛的女郎

打起
一柄小花傘
踏着水點般
太輕快的步子
在石階上得得地走過
窗外
祇傳來
車輛的喧鬧
枯燥的老年人底咳嗽
或是
三兩聲
刺耳的喇叭
和工廠裏的氣笛
早晚作幾次吶喊...
而且
當白日逝去了的昏夜
常有藏身於
葉叢裏的貓頭鷹

映着
發亮的眼珠
喃喃地
念它不吉的獨白
還有那嚙舌的
鐘擺
永遠滴答
滴答地
作單調的晚禱
在夢醒後
聽簷雨底淅瀝
設想
有腐尸從古墓升起
行走以斷斷
續續的
步伐
更是能使人聳然的...

啊，陰森的窗子呀！

寂寞的窗子呀！

我將怎樣地

來咒咀你呢？

雖則

秋風秋雨

飄搖的日子

終會到來

我能重見那斑剝的

黃葉

疏疏地脫下……

待冬日的風

在大地上

挾來了

俠義的冰霜

更將

冷酷地

使枝條們

赤裸着身子
向灰空
揮舞那哀求的手臂
但我不願看到這些…
怕它刺痛了
我底惻隱的心
况且這
遠遠得沒法想像的
歲月
我怎能
以預期的歡快
欺飾回憶時的苦味？
有時我
呆立在窗口
窺視着
唯一的空層的
一角長天
看它憂鬱地

帶有一絲慘白
慘白的容顏
至多
有幾隻流矢似的
野鳥底灰影
匆匆地
在眼前掠過
而那
三兩片
變幻的雲底白帆
却載來了
一些愁悵
載去了
一些凝思...

夸父

(一)



我記得小時候隔壁的一位老鄉，
大清早起身時還有說，有笑，有精神；
但等他一跨出大門忽熱得像發瘋，
暈倒街道上連叫也沒法叫搖籃。

夸父：「上古人名。不量方，欲逐日影，逐之於壙谷，
涸死。棄其杖，晝夜所及，化為盤桓。」（見山海經）

夸·父

(一)

今兒準得跟紅日頭拚一下子命，
雖然我長的是兩條腿，它是一個輪。
自從老天爺把我送出了娘胎後，
一睜開眼睛就不知受到它多少氣；
那熱辣辣的光直往瞳孔裏死命鑽，
害我大聲嚷，大聲嘶不見人來理，
到夏天這怪物又教我生瘡，生疙瘩，
(現在，咱孩子額上的仍舊沒退腫)
我記得小時候隔壁的一位老鄉鄰，
大清早起身時還有說，有笑，有精神；
但等越一跨出大門忽熱得像發瘋，
暈倒街道上連叫也沒法叫甦醒。

~~~~~  
夸父：‘上古人名。不量力，欲逐日影，逐之於崑谷，  
渴死。棄其杖，膏肉所浸，化爲盤石。’（見山海經）

可恨是它到了冰雪遍野的冬天，  
偏又毫不懂人情地露出副冷面孔。  
要是漠北風刮起了一層層黑的沙，  
就儘管緊縮着腦瓜在陰雲背後走…  
有時我想趕掉黑暗，它不給一點亮；  
有時我願意多瞌睡那麼半刻鐘，  
它偷偷從窗口爬進來亂搔咱底癢。  
總之，人們是早就喫夠了這種虧，  
上輩子的債也該讓下輩子還個清；  
咱夸父倒並非故意的跟它找麻煩，  
爲的是免再教子孫們活着當奴才。

## (二)

唔，起來吧！追呀，追呀，飛奔呀！  
別讓那火輪子一眨眼滾下了蒼穹。  
你看咱兩條飛毛腿跑來多麼快，  
一步就跨過一重山，一跳一座峯；  
走平原，走谷，走山坡像滿不在乎，  
(要不是這樣你怎會信我的神通)

再看我隨便地越過溪，過河，過大海，  
腳底下盡是一些土，一些沙，一些水。  
但我祇想着向前進，向前奔，向前進，  
也不問進去的是村落，出來變成林；  
更不顧了踏死幾隻雞，跌翻幾窠蟻，  
或是有多少頭惡狗跟在咱背後吠。  
我曉得孩子們直躲到媽底懷裏哭，  
等不及道歉時就轉身撞倒那扇籬...  
追呀！追呀！鬧散了成羣的烏鴉，  
它們一邊飛，一邊又拍落幾聲‘哇’；  
追呀！追呀！闊步下揚起了塵沙，  
我可是一大隊受驚怒踢的野馬？  
啊，飛奔呀，飛奔呀，你看那影子  
忽左忽右地隈着我一步不放鬆；  
難道他走了許多路沒覺半點累？  
而且存心想替我助助威，効効忠...  
哈哈，老天爺到最後偏救我這一著！  
看呀！那怪物不知怎樣的失了脚，

突然掉進了一灣透亮的小河裏；  
瞧它逗留在水中央連動也懶得動。  
這時我就接着奮不顧身地跳下去  
聽一聲‘撲通’，誰知竟撲了一個空！  
反面給冷水衝進竅更灌進鼻孔；  
從河底慌亂地爬上岸，渾身都是泥，  
揉一揉迷糊的淚眼，莫非在做夢？

(三)

哎，累了，累了，歇歇力，歇歇力啦！  
你瞧我滿頭出的汗，熱騰騰地淌着水，  
從額上，眉上，鼻尖上，竅上流下來…  
我決不欺騙你，哄你，一點沒有假，  
(正像我對自己底良心不會說慌話)  
看哪，在前面可不是一塊大青石？  
走上去祇有三兩步就能夠站着脚，  
再學老藤樹把半段軟身體來躺下；  
合上了倦眼皮不慌不忙地養會神，  
這兒夠得上誇一聲又滑，又平穩；

反正紅日頭還不會滾過半月天，  
慢慢趕上它想來也甭費多大勁。  
好吧！就讓我唱隻歌給自己解解悶：

‘日頭昇了呀，出外去操勞！

日頭落了呀，回家去睡覺！

耕種着田呀，才能有飯喫…’

啊！我忘了底下是什麼‘有水喝’  
又什麼‘鑿井呀’鑿井？啊啊，咱腦筋  
近來竟變得這樣笨，這樣地不靈！  
唉，我想起咱最愛唱歌的娘親，  
她有的是好記性，還有動人的嗓音；  
祇要把調兒哼一遍就終生不會忘，  
可惜那嬌脆的嗓子已啞得沒法唱！  
(假如你一定要問她居住的地方)  
告訴你：她睡在黃土捏成的饅頭裏；  
如今祇剩下幾根白骨頭，幾顆牙，  
雖然在當時曾教我開口說‘呷呀’，  
而饅頭給咱們兄弟，姊妹的也是她；

但她不等我大搖大擺地像大人，  
就獨自闖進了漆黑一團的鬼門…  
唉，咱剛才那樣狼狽的窮相貌，  
一個沒留神給過世的娘親看到了，  
真不知會害她淚珠兒暗暗掉多少。

(四)

說起咱底爹，他活着，愈老愈精神，  
辦事的本領抵得上八九個尋常人。  
他曾經誇過口，可也創過家，立過業；  
他不愛就不睬，愛就給一切，不吝惜。  
短短的幾句話能說出一番大道理，  
準教你低了頭欽佩個不完，他嚴厲…  
比我早生的哥哥：有一位瞎眼睛，  
下棋時黑白摸不清，倒是很機靈。  
另一位是能算，能說，而且能幹事，  
可惜他眼珠裏認不出一個大‘丁’字。  
小第呢？上半年打柴，下半年牧豬，  
農暇的日子就高聲嚷嚷地念書。

咱姐姐，妹妹在許多年前已出嫁，  
嫁到那東鎮和西村兩頭的富莊稼；  
喫穿件件精，出門時妝束像朵花。  
還有位老太太，是咱們祖母老人家，  
除掉了幾個小孫孫能逗她歡喜，  
對着別的事祇會搖搖頭，嘆口氣。  
想到咱從對門娶來的一位黃臉婆，  
要她做什麼就什麼，從來不訴苦；  
‘活着是恁家人，死做恁家鬼’，她說過，  
咱們倆整天沒見面，想不想念我？

## (五)

唉唉，這些人無論是親近或疏遠，  
倘如成年在一起住，膠漆似的黏；  
那聲音笑貌就漸漸平淡得不新鮮，  
像一套被人們信口哼熟的舊腔調。  
雖然相逢時總堆滿了和氣的笑臉，  
大家招呼着，問一聲‘你好呀’，‘你好’！  
隨後親切地點點頭，說‘再見’，‘再見’！

各走着自己底道路，手也不一揮，  
彷彿分手後照例是不該有依戀…  
現在我們是遙隔着千重山，萬重水  
一刻不會面就等於別離了幾十年；  
而鄉愁更好比嫋嫋不斷的一縷線，  
把我整副的心意儘朝着家園牽。  
說不定那些熟人們正在滿街跑，  
臉色是蒼白裏帶黃，行動更慌張，  
狂激着尋人小羅兒聲調‘鐺鐺’響。  
還有人在大巷，小街裏喊着我底名，  
或像咱從前的朋友，一些牧童們，  
鑽進蓬蓬的亂草裏找那失羣的羊…  
奇怪！咱背上爲什麼一陣陣發冷？  
（是不是剛才出汗時溼透了衣裳）  
抬頭望：祇見那日頭儘在坡下滾；  
要不上前追準給它滾失了方向，  
這時候你想想還會有多大的希望！  
唔，我實在不應該過分的沈迷，



大半天光景都談在癡憶着家鄉…  
幸虧醒得早，過去的心血還沒毀，  
不比那白紙被塗了洗不淨的髒；  
我祇要從此振作起精神往前進，  
想贖清一念犯下的罪總也不太難！  
咱這番心已定，意志比鐵石還要堅，  
非待到抓住紅日頭才有臉回家來；  
捧着它雄赳赳走近了熟人底跟前，  
讓當地男女老少們叫聲‘好’！喝聲‘彩’！  
在一班小戲唱的頭頂劈一個響雷！  
否則，決不回頭看，我要進，我要進…

## (六)

進呀，飛奔吧，進呀，飛奔吧，進呀，  
進過了白水，黑水，青山，大雪山，  
又曲曲折折地盤過了赤道和溫帶；  
再踏上南極，北極。重新繞回來  
進着，進着…像從那冰窟裏逃出  
忽躲進悶人的房間，從熱鬧所在

走出門，猛不防被淋了滿身冷雨點…  
追呀！追呀！還追嗎？追了這半天  
那怪物仍舊是搖搖晃晃地在前面，  
沒法抓到手，反而是愈追它愈遠；  
追得咱頭發昏，心發跳，兩腿也發酸，  
要是追下去，追下去，還是個沒有完，  
你說冤不冤？唉唉，我這人真不該  
這樣想，這樣地自餒！况且除掉追  
也毫無別的法可以辦。好在是一切  
都聽那老天爺安排，咱主意決不改！  
追呀！飛奔吧！追呀…追到了‘曠谷’。  
這裏是漠漠的旱海，死一般沉靜；  
祇看見黃沙湧起的大墳，東一堆，  
西一堆，不知道它裝的是什麼花樣？  
教人空想起冷風裏蕭蕭的白楊。  
好，站住吧，歇歇啦！真累，真累…  
我想喊一聲，聽遠處有沒有回音？  
喂！喂！！喂!!!找不出一個鬼！

唉，我真願那黑風旋起了死灰，  
把咱底屍體連影兒也深深掩埋。  
(今兒我開始恨透了這條長影子)  
它簡直就活像咱那個破爛的命運；  
永久緊跟在背後邊死拉着不放，  
而且對主人指手劃腳地扮鬼樣。  
再看它蜷着柴骨磷磷的瘦肩膀，  
年紀還沒老，走着道兒時儘管跳，  
這副寒儉的醜相貌可憐又可笑...  
啊，它幹嗎拋掉了手裏的一支杖？  
一眨眼就摔了個交，在地上躺倒，  
想要勉強地撐起來哪裏還有勁；  
呵，老天爺，老天爺，我求您救救命！  
如今咱夸父可說是精已疲，神已竭，  
連嬰孩吸奶時候的力量都使盡...  
還有那口渴更教我苦楚得難言說，  
它彷彿一團火炙焦咱底唇，咱底舌；  
在咱底胸膛也頓時冒起熱，冒起煙，

把所有的腑臟扔進了沸油裏狂煎  
天哪！天哪！饒饒我，饒饒我這口渴…

## (七)

這口渴有如人類底天性和慾望，  
它永遠要求着滿足，不斷地擴張；  
每逢失敗時就拚命掙扎或反抗，  
像一頭被飢餓逼迫得發狂的猛獸；  
燒紅着如炬的眼珠在叢林裏奔走，  
尋求那懦怯的瘦綿羊，蠻力的野牛。  
要是偶然有小動物經過了它身畔，  
它立刻耐心地靜待着一撲的時機，  
也不管這對象是能跳，能奔或能飛。  
有時候它偷偷步近了一灣小水溪，  
忽照見自己底影子，像個閨秀女；  
於是奮着身直朝那假仇敵撲過去，  
看呀！水花四濺處就是它葬身地…  
唉，這口渴又教我幻想起一株樹，  
最初它祇是顆無足輕重的小胚珠；

誰知有一天被雨露潤活了它底心，  
就開始不動聲色地吐出芽，抽出根。  
那細根第一步穿過了堅硬的泥層，  
在這裏可隨意吸收到養料和水份；  
同時那頭頂上弱不禁風的幾瓣芽，  
也不再依戀着地面向半空去上昇；  
等到它大功告成後，枝葉變了蔭，  
無數片翠葉兒在風裏獵獵地作聲。  
但它如遇到烈日頭發威的大旱天，  
沒有一片雲，一滴雨，今年又明年；  
這時在咱們故事裏蓋世的英雄漢，  
祇能懶軟地俯着頭，偻着背，垂着手；  
讓那些綠的，青青的，嫩黃的枝幹，  
像一個垂死的病人漸漸地憔悴，  
或一盞長明燈燃完了油時的黯淡…  
可憐哪！咱夸父除掉這顆心還能想：  
想到我死後的情形，死後的家鄉，  
咱祖母，老爹底啼嗟，骨肉底情長；

還有那親戚朋友們日夜地盼望  
和妻子新算時哭哭啼啼的悲傷...  
但是咱兩手不能舉，兩腳不能動，  
兩眼和兩耳早已經失掉明，失掉聰，  
那舌根更是麻木得連說話也牽強。  
可憐哪！我好比大鷗鳥折斷了翅膀，  
再不能在青天翱翔，再不能駕起風  
飛到了白茫茫的‘大澤’。唉，我相信：  
不久後咱血肉的軀殼會化成微塵，  
化成灰，化成粉，從此和泥沙分不清；  
像無數亂哄哄凝聚在一塊的蟻蟲  
被一陣狂風吹散得無影更無蹤。  
噢！咱身體爲甚忽輕輕，輕輕地  
沉下去，沉下去，到那漆黑的深淵裏...

## (八)

呵，是什麼時候了？我想伸個腰，  
打一個哈欠，呵，時候怕不早了；  
剛才我做了好久夢，恍惚地夢到

進日頭，惟家鄉和其他荒唐的種種...  
然而我分明是從那昏迷裏清醒，  
咱身體正躺在沙中，已無力彈動；  
那僵得像骷髏的四肢再不覺苦痛，  
而且讓喉頭停止了微弱的呻吟。  
這兒沒有草，沒有水，也沒有綠林，  
更沒有駱駝項鈴上斷續的‘叮噠’，  
聽它們踏着軟蹄子一步步走近...  
看呀！看呀！那暮雲滿蓋着的天空  
和快要墮入地平線的太陽，把光芒  
反射到金色的荒漠上；沉靜而矍鑠；  
正和咱垂死時一剎的心境相融化。  
唉唉！我怎能不向那大自然讚頌，  
並吐出梗塞在衷心的最後幾句話？  
啊，你這羣生活在後世的人們呀！  
別爲了咱夸父追日頭就暗暗朝諷，  
當咱底舉動像‘自不量力’的螞蟥，  
一味癡心想搖撼那百圍的大杉松。

或許你們間有人會似笑非笑說，  
說我好比是俗語的‘自作孽，不可活’，  
就算再死掉三兩個那值得一嘆息！  
是的，是的，這些話我懂得，我懂得。  
可是我一點不抱怨，一點不懊悔，  
（也並非想仿效好漢們喫苦反說甜）  
好在是‘自作孽’，還不曾犯了什麼罪，  
閒人們論長或論短儘可以不必管；  
倒不如先讓我沉着頭，靜心想一回，  
再來詳盡地告訴你說話的是些誰。

（九）

啊，後世活着的人們呀！請細聽：  
我說的這些人實在是比誰都高貴，  
連‘上帝底驕子’看到他也有點慚愧；  
他們是整天在幸福底溫泉中浸沈，  
逍遙自在的揮霍着無價的光陰。  
白天睜開了圓圓的一對怪眼睛，  
像那隻從半夜突然驚醒的貓頭鷹；



向各處貪婪地探望，說是尋歡快，  
然後它撲一撲翅膀衝進了黑暗...  
當黃昏靜悄悄撒下了灰色的帳幔  
他們就鴉雀無聲地擁着被睡。  
這些‘和太陽同睡同起的’<sup>2</sup> 幸運兒  
嗚呼！豈敢不屈膝向他們膜拜？  
嗚呼！再讓我來刻劃這些人物吧：  
他們不啻是一林大橡樹，生長  
和死亡永遠捨不得這片狹園地  
有時候把種子扔下來，鏗然一聲響，  
誰知它却始終盤桓在那隻蠢腳旁。  
再設想高峯上有堆大岩石，祇要他  
一抬頭就能巍峨地和上天談談話，  
四週圍更不時環繞着五彩的雲霞。  
可是有一朝它脚底大鰲魚翻個身，  
聽那聲天崩地塌的霹靂，再望下

2 卜之卦句。

祇見這笨伯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哈哈，你瞧呀！這些人立刻瞪出眼  
學個癡蛤蟆，怒氣沖天地對我說：  
說是我可以和北山的‘愚公’相媲美；  
但‘愚公’那種愚，那種大無畏精神，  
畢竟能感格了上蒼，移一座‘太行山’，  
而夸父追日的結局顯然是慘失敗。  
好呸，好呸！就隨他喋喋個不完吧！  
我哪兒有許多閒工夫和他們辯難？  
啊，人們呀！請你把成敗的觀念  
和一切暫時的毀譽都拋在旁邊；  
且傾聽咱夸父說着那未來的預言：  
看哪！咱死後撒下的膏肉和形骸，  
它們將永遠如繁星般閃耀着光輝。  
待宇宙把神祕的手指輕輕地一觸，  
讓水草，花葉和人煙點綴了沙漠；  
一掃這無邊的寂寞，無邊的荒涼，  
從此有‘鄧林’展開了綠蔭底天堂…

洋娃娃

## 洋娃娃

以一雙美麗得惱人的大眼睛出名的，  
讓我贈你個‘北國小美人兒’的雅號吧！  
當新春的市集重又使一條荒街  
恢復它往昔的繁華時，我第一次  
從那堆擁擠的人叢中瞥見了你們。  
你們這一天以簇新的姿態出現於  
衆人底眼前，一個個喜洋洋地穿着那  
時髦的短袖服，顯出了花花，綠綠的  
顏色；並且不時地向大街上那些  
流動着的過客們若有意，若無意地擲來了  
謎樣的笑；而在一陣陣，一陣陣聆蕩的  
和風裏，你們還三五人，三五人排成了  
小小的隊伍，來來往在地擺動着，  
像是跳着那富有旋律性的‘土風舞’呢。

× × ×

而一隻黝黑的大手從旁邊伸來時，  
 我開始替你們不幸的遭遇悲哀了。  
 因為這幾個守望着的濫漢人，天知道  
 怎樣會偶然地變成了你們命運底  
 支配者。他們一清早從破爛的小屋裏  
 赤起了那笨重的負載；將你們一個個  
 趕到這街頭，來吸引那些慷慨的  
 或吝嗇的主顧們；直等到黃昏後路燈  
 閃出了寂寞的幽光，才蹣跚地拖着  
 疲乏的脚步歸去…同樣的你們也  
 一天天望眼欲穿地企盼着，企盼着  
 一個奇蹟底降臨，想趁早排脫那  
 腐化了的舊生活，在另一位陌生的新主人  
 巨掌上展開了你們未知的命運…

\*       \*       \*

是的，新主人終於被你們企盼着了。  
 那時候你們儘不必切切細語地  
 猜想這理想的人物是誰；也許是

一位愛孤獨的少年，也許是一位  
多愁善感的女子，也許是幾個  
笨拙的鄉下人，或一羣圍繞着白髮  
老祖母的孩子；這有誰，這有誰知道呢。  
他們最初是投過來幾瞥驚羨的  
目光，隨後站定了腳跟向你們  
行幾個注目禮，（彷彿在心頭正暗地裏  
問自己：你們間哪一個面龐最動人？  
哪一個動作最優美？哪一個穿的裝束  
最整齊？哪一種顏色最惹人喜歡）  
末了，又伸手把你們從原處取下來，  
放上去，反反覆覆地搬弄個不住；  
好容易檢出了自以為最心愛的對象，  
才開始興高彩烈地將你們帶走，  
帶到那不可知的，遼遠的地方。啊，  
你們眼看着從前的伴侶們紛紛  
四散了，能毫不覺得，毫不覺得別離時  
那股淒涼的滋味嗎？然而我分明地

觀察到你們好像是早已習慣於  
命運底安排了；再沒有一點違抗，  
再沒有一點扭怩或一點依戀的  
情意，祇是隨着那陌生的新主人  
默默地，默默地向前走去…連你們  
那隻美麗的大眼睛裏也不曾掉幾滴  
熱淚，學一個‘啼痕滿面’的新嫁<sup>娘</sup>。

x                    x                    x

你們分手了，每一個新的主人賦給你  
每一種新的命運。說是哪一天相見，  
最好去詢問那未來的歲月。你們間  
有些是翻山，渡海地被人們帶到，  
帶到遙遙的異邦去了；有些是仍然  
逗留在這類圯的古城；有些是長久地  
被人們遺棄在塵封的抽屜中；有些是  
被貪饞的耗子銜進了漆黑的洞裏  
或殘缺不全地陳屍於一片垃圾堆上。  
啊，悲哀！你們底命運。就算

你們間最僥倖的幾位也至多，至多是不被人注意地懸掛在窗櫺上受盡了冷風底揶揄和一些雨點們底鞭撻；讓舊時鮮豔的服裝漸漸地褪色，粉黛的面頰蒙上了不潔的塵埃，像是，像是那被侮辱了的棄婦墜死在柳梢頭；最後又毫不憐惜地被拋進那隻陳舊的玩具箱裏，和幾個癡呆的木偶人，或是早已癩掉了的輕氣球，飛不起的小麻雀，斷頭折足的泥娃娃在一起，在一起躺下了。唉，這時候你們該想起從前與伴侶們的好日子，該想起聆蕩的和風裏穿着的短袖服和好奇者對你們投來的驚羨的目光了。啊，請你們告訴我此刻在心裏所有的感觸吧：你們爲什麼，爲什麼死死地盯着，盯着這蒼白的天空，用你們那隻太沒有神色的大眼睛？

\*

\*

\*



或許，或許在沒有窮盡的春節裏，  
在那條銷沈下去而又熱鬧起來的  
舊街上，你們將永遠地以簇新的姿態  
出現於衆人底眼前吧！雖然你們底  
服飾會隨了流行的式樣不斷，  
不斷地變化着，不再是穿着那過時的  
短袖服，不再是敬別人們早就看厭了的  
花花，綠綠的顏色；並且在你們  
烏黑的髮絲上說不定還會添了些  
波紋似的渦綫，在嘴唇邊會塗滿了  
鮮紅的口脂。或許，或許從那天起  
你們這無知的一羣怕再也，再也  
想不起舊時伴侶們悲哀的故事了；  
怕你們依然是被幾個褻褻人一清早  
從破爛的小屋裏趕到這街頭，向那些  
流動着的過路人若有意，若無意地擲來了  
謎樣的笑；有時候你們還三五人，三五人  
排成了小小的隊伍，在一陣陣，一陣陣

驗盪的和風裏來來往往地擺動着，  
跳着，跳着那富有旋律性的‘土風舞’呢。

三〇，四，五，初稿

## 後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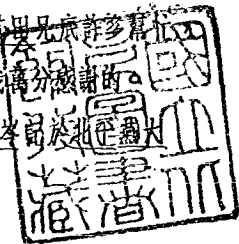
對於殘留在記憶裏的‘過去’人們常是有幾分依戀之情的，但有時候回顧起來又不免嫌它們幼稚得可笑了。這本集子就是上述兩種矛盾心情的‘混合物’。所以，每逢我重新翻閱自己底舊稿時，總能夠得到一點慰藉和一點警惕：前者，因為在這些破爛的作品裏我還能依稀地重溫那已經丢失了的夢境；後者，却使我深切地感覺到過去因嘗試寫詩而消耗的心力有一大部分是白白地浪費了，尤其在這動盪的大時代中我所能撈回來的是多麼單薄，多麼脆弱的東西呵！

這本小書所收集的有限幾篇東西多半是我最近兩年來在燕園裏寫的，在那短短的學習過程中我個人對於‘詩’底欣賞和創作態度曾經屢次地隨着環境底推移，師友們底影響和自己底心緒，思想的變化而發生差異。特別是在去年的秋季到今年二月間，我從這頹圯的古城回到了孤島上的家鄉，再從家鄉

重新奔波到這古城。在時間方面，前後距離了半個年頭；在空間方面，親自經歷了南北的幾座大城；而人生經驗方面，更時時刻刻地嘗透了一些太苦澀的滋味。於是，強烈地意識到有轉向新的生活方式的必要；同時我不禁想起在目前倒是個比較合適的機會；可以藉此清理過去所積下來的詩稿。由於以上所說的原因，使我不辭冒昧地將這個集子付印，希望出版後能獲得愛好文藝的朋友們不客氣的予以指正，也算是結束了這筆幼稚氣息太濃厚的舊賬。正像一個想出門遠游的人，檢點他屋子裏零亂的雜物，把那些累累贅贅，不值得一顧的勞什子都拋在一邊，留下一肩行李，再開始他憧憬着的遙遠的征程。

最後，我得誠懇地謝謝郭紹虞先生替本集寫序，王西徵先生在多方面的指導，又本書在出版前承好些同學們底熱心贊助，以及許其昌兄底許多幫助，姚克安兄底設計和插圖，都是我萬分感謝的。

王岑 於北平



夸父 (新詩集)

出版日期： 民國三十年三月

著作者： 汪 玉 岑

出版地點： 北平燕京大學

每册定價： 大洋 肆 角 〇

竣

